



聖門通考卷之四

四明後學包大燿編輯

姪包 厘校正

聖蹟

丁巳 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歲在衛已五年

冉求為魯將禦齊師有功孔子義之

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
樊遲為右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
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

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公為

公務

與其嬖僮汪錡乘皆

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求

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聞之曰義也

長樂陳氏曰君

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
童可也鄭忽之佻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稚而有
成處之以成人可也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左傳

冉有推功孔子季康子告哀公以幣迎之孔子自衛反

魯

季康子問冉有曰子校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對

曰學之於孔子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

學之孔子也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聖人也文武

之道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國有

聖人而不能用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敵國難以

言智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無以小人間之

則可矣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於是逐公華公賓公

林以幣迎孔子時孔子舍衛遽伯玉之家衛孔文子

將攻太叔疾就而訪焉孔子曰簞簞之事則嘗聞之

兵甲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

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

國之難也將止左傳會康子以幣迎之孔子自衛反魯

蓋去魯十有五年而始返

索隱曰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世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蘇頲濱曰孔子去魯當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是以去魯十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召也蓋翔而後集故與

孔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剡施其陂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竇潺湲

孔子

自衛反魯

息駕於河梁而觀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

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况於人乎

家語從編年

莊子載孔子觀吕梁問縮水有道乎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縮之也孔子曰何謂曰吾生于陵而長于陵故也長乎水而安乎水性也夫不知吾所以然命也詞意與家語相近故並錄之揚慈湖讀此嘆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甚矣道之不明也忠信之心人皆有之正孔子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禹履道而不取

冠掛而不顧淮南子以為禹之趨時然也陋哉以已
度聖不知其誣也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此語近之
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野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
貢問之而曰昔者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
死焉子貢曰何不去婦人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識
之苛政猛於虎也從編年

方氏曰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豎者也與此同意

孔子至魯見哀公詳論儒行

孔子既至哀公館焉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陳

道曰莊子稱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枝木其卽也喪冠厭而無卽吉冠卽而不厭章甫

之卽枝木猶皮弁之卽象與

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

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儒有席

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

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

以為寶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

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

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乎祿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

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

也其處居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

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

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
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舉賢而
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
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其舉
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
之上弗知也粗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世治不輕世亂
不阻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溫良
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
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

敬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
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行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
所為其文章与荀卿相似
東萊呂氏曰今考其書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謂孔
子言之則可疑也此篇之說有矜大自勝之氣少雍
容深厚之風似与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
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為也雖然其言不合於
義者殊寡李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儒矣
李太伯曰儒行非孔子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文高世
之節耳其條雖十有餘然文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
數途而已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國若天下
之道則無見矣聖人
之行如斯而已乎

三朝問政 志孔子三朝記七篇顏師古曰今大戴禮有
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
三朝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
為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公曰然則章甫約屨紳帶搢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志不在食煮斬衰菅菲杖而啜粥者志不在酒肉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何謂庸人對曰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雖不盡道術之

本必有率也雖不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故富貴不足以益卑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心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油然若將何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以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此則賢人也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雖然寡人生於深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

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
阼階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
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
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
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
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絜然長
思出於四門周章遠視觀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
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民者也所以
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 大戴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
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
也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
交也是故君子以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
姓不廢其會節 方氏曰會節觀其會通而為之節文

吳氏澄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有君臣則有上下
有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
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
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別也
婦黨曰婚婿黨曰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及異姓
之兄弟也問見曰疏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
之以及將送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之大祭
則率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於八
既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

之等備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彫作鏤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是即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為大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考之春秋哀公以妾為妻則是哀公未嘗

行大婚之禮故夫子因其問而言及於此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敢問何謂敬身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恭敬是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敢問何謂成身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此之謂孝子成身真氏曰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
道事親如事天孝子事也而孔子
以為仁人蓋孝
之至即仁矣

公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
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
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也公曰禮男
子三十有室女子二十有夫豈不晚哉曰禮言其極
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
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
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耒起婚禮始殺於此男子
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

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
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
醮之端教令不拙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閭外之
非儀也聖人所以慎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家語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公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
趨出以語子貢昔者萬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主無
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
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非禮士有

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為孝臣從君命奚為
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家語從編年

問政孔子對曰政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柰何

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

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曰詩云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家語從編年

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孔子孔子不對

季孫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

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

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

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則

以丘丘十六井賦之常法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季孫弗聽卒用田賦左傳

程氏或問曰君奉以為田賦者家一人以為兵賈遠以為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賦何也曰如君奉言則七倍於常制如賈遠言則十六倍於常賦哀公雖不仁不應如是之酷

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是時季氏富於

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從編

問政與事向異程子曰子騫不肯為大夫曾皙不肯為陪臣皆知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

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愀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宰通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一切不

得復言假子曰正假馬之言君臣之分定矣家語

伯魚之母死期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而遂除

之家語從編年孔氏曰伯魚母出父在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日禫

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廣平游氏曰天下之禮苟循其情而為之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為之則原壤宰子不可以為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從編年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

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乎
使乎從編年

衛將軍文子

衛姬名彌牟

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施教先

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餘人其孰為賢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

不畏強禦不侮矜與鰥同

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我是仲

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

老且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動已足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且孤則惠恭則近禮動則有繼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攝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

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
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
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
一日三復白圭是南宮縚之行也自見孔子出入於
戶未嘗越禮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
不拆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
凡此諸子賜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固不
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國有道賢人興焉小人用
焉乃百姓歸之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
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文子言適

魯見孔子以其辭狀告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
矣吾亦語女耳所未聞目所未見者不克不忌不念
奮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
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後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
也名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
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為君用也不陳則
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士會食邑於隨其為人之淵

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
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銅鞮邑名

伯華羊舌赤也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已

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遽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
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
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其君是故君擇
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衡橫
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
不在尤之內無口過也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
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
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為已終身之
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即介子推子貢曰敢問夫子所知盡
此而已乎子曰何謂其然昔晉平公問祁奚夫晉大夫羊

吾大夫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子少長乎
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
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為
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
而時出其志公曰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
未不知所止是以不敢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
貢跪曰請退而記之家語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
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
子之論耶徐言闇闇滅儀抑抑後言先默得之推讓

巍巍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言人之非瞑目搯腕疾言噴噴是以君子賤之也

午戊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孔子六十九歲在魯

孔子往弔吳孟子投經不拜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也

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訃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

弔焉季氏不經即季康子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

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家語

朱子曰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知其非矣

哀公問曰紳委董甫有益於人乎孔子作色而對曰

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不聞服使

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

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臣聞之

好肆不守折言為市不能為而長者不為市言為長者則不能為市竊疑為廉折與節同

夫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也家語

公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為其有二

乘一曰物二曰乘兼行惡道也博有三道公懼有間復問曰若

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

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

亦不甚公曰善古本家語

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寡人以
為迂言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
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戶而天下治者其惟反
於已身者乎 呂氏春秋

公問當今之君孰為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
衛靈公乎公子渠牟知足治千乘信足守之靈公愛
而任之有士曰王林國見賢必進之退而與分其祿
是以國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有士曰慶足國
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說而敬
之有大夫曰史鮒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月琴瑟不

御必待史鮒之入也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

乎

通紀
從編年

夫子侍坐哀公賜桃與黍請食孔子先食黍後食桃
公曰黍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曰黍者五穀之
長郊祀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
用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未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
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
義故不敢公曰善 家語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刪詩記禮正
樂以明先王之道翼易以闡陰陽性命之旨然後六藝

備經教成

陸賈曰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

古書自黃帝訖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斷遠取

近定可為世法者編次為百篇尚書緯例有十典謨賈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吾

於洪範見君子不忍言人之惡而贊人之美也發於

中而見乎外以成其文其惟洪範乎孔叢子

劉知幾史通別書與尚書相類即孔子刊約百篇之

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文典雅高

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好事者增益也至若職方之

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則百王之正

器服序畧曰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

以弼無道作度訓車服制度明不苟喻作器服周道

于焉大備隋唐志皆云此書得之晉汲冢然劉向

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

而遷史記武王克商事與此合鄭玄注周禮儀禮引

王會許氏說文引逸周書馬融注論語引周書豈漢

世雖入中秘猶散民間即篇目比漢但闕其一必非

劉司馬鄭許所見係之

及冢失其本矣

魯論篇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子王子曰堯之試舜如此之詳而

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

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子曰受命于天者湯武是也受命于人者舜禹

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揚氏法言曰虞夏之書渾渾尔商書灑灑尔周書噩噩尔

朱子曰危微精一四語舜之言如春生主善協一四語伊尹之言如秋殺

子張問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

湯既没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衰成王聽於周公其

義一也

吳氏澄曰冢宰皆伊周其人則可若後世操懿雖一日不可托况三年之久乎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

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

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

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太誓可

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

書之大義舉矣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

其宏綱撮其要機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

制坦然明白可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康節邵氏曰唐虞其中天而興乎堯舜其應運而生

乎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聖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孔子斷自唐虞訖於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王為五

伯習尚推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

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

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他如齊天運則有義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 以上刪書

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其重複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後編年

按書傳所引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去者非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尔思室是遠而此小雅棠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

錦尚網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也於木末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道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

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
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
憂世也於蓼莪我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
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
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叢子

讀詩至正月六章懼然曰彼不逢時之君子豈不
始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興善
已猶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故賢者既不遇時常恐不終其命焉 說苑
子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

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
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家語

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
樹尊其人必敬其位古聖之道幾哉 家語

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鹽鐵論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嘆曰大哉
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
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
痛殷之亡也 漢書

子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我心則悅詩之好善之甚也如此說苑

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其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

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公劉重之以仁太王敦

以德讓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武庚惡能侮邶詩

執轡如組兩驂如儻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

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

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鄭氏曰周自后稷公劉至文武光熙前緒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制禮作樂而頌聲與盛之至也風雅之什故皆錄之謂之正經后王陵遲夷身失禮邶不尊賢十月之交民勞

板湯五霸之末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

訖于陳靈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力昭事上帝則受頌声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昭昭在斯足為后王之鑒

歐陽修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鄭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

樂於魯次第如此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襄

之十一年相去無慮六十餘年今詩次第自周召至

豳蓋必有義存焉○孔子刪詩始於周召二南者國

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聖人傷衰亂之極

非周召不能揀也以上刪詩

古者帝王不相襲禮孔子曰虞夏之質商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子曰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後雖百世

可知也以一丈一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賈公彥曰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今周禮也

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是天子之事守也 禮運

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始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廣之禮於天子曰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猶平王以下乎何孟春曰周公制禮以教萬世身沒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佔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周公之庶而郊以祀天大

雩以祀上帝於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兼奉而並之按春秋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借始於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借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借始於僖亦可知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非成王也使魯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壞禮敗度莫此為甚孔子安得不非成王而非魯哉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

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

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

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

故長幼辨也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也朝廷有禮故官

爵序也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軍旅有禮故武功成

禮運

也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義四時也故喪

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有恩厚者其服重故

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

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

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

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

三年齊禭補墳墓不修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

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

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

事行者扶而起此天子諸侯禮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此

大夫之禮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庶人身自執事

不用但使面有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

月不懈期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治節

也陳祥道曰易曰古者喪期無數有喪無期有期無

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為冠經衰裳帶屨以

飾之於是有斬齊功總袒免之等三年期九月七月

三月之別蓋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

取則於人故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

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閏

進者象時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

三年之喪固孝子所自盡也宰予欲短喪孔子非之

則至親不可以期斷也荀卿與三年問皆謂至親以

期斷而以三年之喪為加隆則是期為喪之盡而三

年為禮之加也與
孔子之說戾矣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

是乎書東萊曰士喪禮之存皆孺悲之功亦夫子不

正義云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

之事有三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高堂生得十七

古之帝王不相沿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謂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從編年

子曰簫韶者舞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

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禽獸風

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

本樂動聲儀三朝記

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何謂也孔子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

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

况百獸乎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

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

精也惟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

風變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子孔叢

子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賓牟賈待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

曰惟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樂記

孔氏曰五間五谷三谷是二谷非輔氏曰費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與之言樂而以武樂問之陳氏暘曰桓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義則循理未有下不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夫豈以衆之不得為病事之不逮為恐時之不及為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強則左者無事於用而右者有事於用也武舞之行列亂矣而皆坐是致其有用者憲其無用者以文正武而已非所謂非武坐也武王勝商遏劉應天順人而已非利天下也尚何聲淫及商之有哉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

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

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陳氏暘曰君無為而逸臣無不為而勞愆于而立
象武王征而不伐之事以君逸故也發揚蹈厲象太
公時維鷹揚之志以臣勞故也
方氏曰亂謂治其行列之亂太公之志即武王之志
也以武莫若太公故係之太公周召之治即武王之
治也以文莫若周召故係之周召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從天
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
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樂記以上三節從編年
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五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
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
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
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慴

也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
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
其聲亦變至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
為一入禮記餘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
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
曰招本曰招頌曰竇公是也漢書藝文志曰黃帝至
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壞樂無遺法
吳氏澄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
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
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
已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
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為一篇者蓋
亦刪取要畧非全文也此篇之外所餘十二篇及河
間獻王之樂記孔子作疏時其書已泯滅以上樂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傳上下象傳上下係辭上下說

卦文言序卦雜卦傳謂之十翼讀易書編三絕

子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史記

子曰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也太初一變而為七也太始七變而為九也太素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

之故六畫而成卦

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夫易卦六十四分而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終咸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生故為下篇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

道也二節易乾鑿度

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曰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決損之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句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昔堯居天子之位克讓接下千歲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亢意不節千歲惡著迄今而滅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子夏曰善商請終身志之家語

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夫易有一道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其惟謙乎

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孔子贊易道而出八索

左氏後序曰汲冢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係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

未播之遠國也
程子曰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
朱震曰秦漢之際易亡說卦三篇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古文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以詩書禮樂教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史記滑稽傳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金樓子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

故聖人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

所以行德化也

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大禮

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

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

淮南子

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

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

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明三恕之本可謂端身矣

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不學長無能也老

而不教死莫之思也而不施窮莫之救也君子少思

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不能強學老而

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違卒遇故人曾無舊

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

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謫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王而行之吾後其諷諫乎

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子曰以富貴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所由之令

已上家語

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
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忉忉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
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
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

災必及身矣

已上傳
韓詩外傳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

也

春秋
繁露

